





原件短缺

撰然亦承乏關中時撰也彙而藏之中篋冀徐加
更定乃侍御馮公少墟聞而索之以長安令楊君
脩齡道意余既不獲辭則寄論六首說一首以求
斤正不謂馮公遽文以青黃叙而鏤之版也其餘
則不忍弃擲姑存之焉夫存之何爲曰余固少學
鄒魯之緒言而不敢叛去者也其指意或有寓也
矣

關中集

目錄

卷一

聖帝論

聖人論

夏少康漢光武論

六國論

信陵君論

魯仲連論

漢高祖唐太宗論



漢文帝論

漢武帝論

漢宣帝明帝論

漢元帝安帝順帝論

楊雄王通論

孫權論

曹操論

管寧論

辛憲英論

王祥山濤論

陳壽魏收論

王衍張華論

何晏裴頠論

晉人論

卷二

寧神論

治體論

儲養論

邦本論

恤民力論

法祖論

畏災論

無逸論

任賢論

持盈論

闢佛論 一

闢佛論 二

兵論

簡閱京軍論

備邊論

粵閩海防論

卷三

封建論 一

封建論 二

井田論 一

井田論 二

漢唐開邊斥土論

東漢有事戎狄論

東漢禮儀論

漢魏選舉論

形勝論

教職論

士養論

師論

文論

交道論 一

交道論 二

毖酒論

居室論

時命論

隱報論

卷四

明新說

九經說

以善養人說

長安說

琴說

醫說

宗藩議

自嗤

關中陵墓志序

刻馮仲好關學編序

重脩張橫渠先生祠記

重脩陳希夷先生祠記

萬曆丙午科陝西雁塔題名記

祭諸葛忠武侯文

祭張橫渠先生文

關中集

新安余懋衡著

聖帝論

夫未有人物以前生人生物皆天地也天地爲政也
既有入物以後貞元之氣必有所特鍾而聖帝生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也天地與聖帝共爲政也洪荒
之世未有文字不可考矣以所聞者則有巢氏教民
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搏噬燧人氏教民鑽燧火食
作結繩之政爲日中之市自此以後風氣漸開焉伏
羲則河圖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類

萬物之情造書契而文字興作甲歷而曆象肇結網
罟而民食賴制嫁娶正姓氏通媒妁而人倫重作荒
樂歌扶狹詠網罟斲桐爲琴組桑爲瑟繩緣爲絃以
和神人而音律協神農因天時相地利制耒耜教民
藝五穀而農事起立蜡祭而神功報味草木之滋察
其平溫寒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
民疾而醫道興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建作
甲子命容成象周天之形作蓋天問鬼史蒞上下周
紀之數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置閏設部作調歷命車
區占星氣命隸首作筭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後鑄

十二鍾以和五音命大容作樂曰咸池命甯封爲陶
正赤將爲木正命共鼓化弧爲舟楫命揮夷牟作弧
矢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作大輅造宮室
遂築合宮祀上帝接萬靈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
以制國用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
咨於岐伯作內經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
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作冕玄衣黃裳染采爲文以辨等威畫野分州而地
有定設井制畝而民不爭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神人不好妖誕屏息作曆以

孟春爲元堯舜命禹治水稷教稼穡契敷教皐陶明
刑垂若工益掌山澤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納言人
文於是始備夫自盤古以後歷幾萬年更十數帝皆
光嶽誕生靈異夙稟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勞心焦思
開物成務因天地間原有之理創天地間應有之事
用雖後天智實先天神人上下內外大小各有其儀
教養工虞禮樂政刑各有其則通變而民不倦神化
而民宜之野馬網緼太和融液施及終古率守章程
無能有加於聖人之制作者彼其安養斯民之念何
懇切而周到也可謂至公至仁至神至聖之主功難

名德難報矣

聖人論

天生聖人。若有意焉。而聖人者。受天之命。不聽不以。天。心。自。處。以。天。道。覺。世。故。達。而。在。上。則。得。以。行。其。志。而。達。其。道。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尹。傳。說。周。公。召。公。之。爲。臣。主。不。虛。玉。臣。不。虛。貴。以。道。濟。天。下。而。一。世。之。民。物。無。天。札。無。疵。癘。溫。然。如。春。燠。然。如。夏。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是。也。窮。而。在。下。則。不。得。以。行。其。志。而。達。其。道。若。孔。子。生。於。周。末。世。既。莫。宗。乃。退。而。講。明。先。聖。之。道。贊。易。自。義。軒。而。下。叙。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商。周。而。下。定。禮。自。虞。夏。而。下。

正樂自咸池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使天道地道
人道土焉如日月之經於天下焉如江河之行於地
中焉如五嶽之鎮於九州後世有欲脩明先聖之道
者吾書具在一脉可傳吾道雖不行於今而冀行於
後雖不行於一時而冀行於萬世則吾承天之意庶
藉以不孤也夫聖人不忍人心之陷溺世道之陵夷
而欲救人心之陷溺世道之陵夷無如此道故達則
行之窮則明之雖功有顯隱近遠之不同然皆不負
於上之所命也未有置民物於度外而優游卒歲
之聖人也蓋聖人之心天心也天無息天不運聖心亦
無息不運不分達與窮時與地皆有所當爲之事焉
皆有所必盡之心焉皆有所必弘之道焉故其精神
在萬世也

夏少康漢光武論

夏商周之中興也惟少康足以當之周之宣王不與也當寒浞之弑夏后相也少康猶在娠也生於有仍奔於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其臣靡收斟灌斟鄩之遺黎以城浞誅澆豷蓋經營三十餘年而始復辟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遐想當日君臣之濱危茹苦豈可言說惟以天道爲定命圖回謀慮忍耐堅貞其不可窮之智與不可測之識當有出于尋常萬萬者是以能撥亂而反正也漢唐宋之中興也惟

光武足以當之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不與也新莽篡漢國統中斷人懷漢德欲圖恢復光武以南陽宗室仗義起兵深計大度豪傑爲用外有王郎赤眉銅馬尤來天水成都諸賊而內之更始私人又忌其威名日夜齟齬之身處危疑韜迹和光整齊軍政不沮不撓除苛推誠削平僭亂漢家土宇盡復其舊郡縣田租三十稅一參考舊章講論經理側席幽人日不暇給此其所以興也夫天下非小物也中興非細故也其祖德在人人之謳吟未歇而其後胤又有天賦殊絕痛心祖考者發憤討賊忍死除兇與羣雄角於原野得不喜失不沮艱難險阻無不備嘗羣策衆長無不延攬氣愈銳神愈潛量愈弘謀愈遠卒之掃蕩妖氛廓清中夏神州爲之再造宗社爲之重延此蓋天意人事之會合非周宣晉元唐肅宋高所能辦也

六國論

戰國時山東之國六而皆憚秦策士至比六國爲蹇
兔秦爲韓盧當時爲六國謀者無如合從然合從豈
能久哉秦之最近者莫如韓魏其最受秦之害者亦
莫如韓魏秦攻韓魏待燕趙齊楚救亦已遲矣若合
六國以伐秦秦居上游易守也堅壁不出以老六國
之師六國頓兵於函谷之外資糧易盡又六國各有
將而無主將以統之則號令不一而心志不齊師久
必憊不憊亦渙散而不聯屬如是者再而三三而四
六國卽同氣兄弟見兵疲於外而食殫於內其不倦

其此蓋天意人事之合
合者同也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六國同氣言六國同氣

乎况又有爲之說者曰韓魏實嬰秦患吾奈何代鄰
斃則不樂急難矣又有爲之說者曰韓魏苦秦精銳
乏吾乘其乏而攻之可以得志於吾便何爲助師則
樂其披靡矣韓魏見四國不相顧而以已委之秦又
見秦略其前而四國反躡其後則進退益無據秦必
使人劫之曰汝附吾共攻他國吾與汝同好棄惡韓
魏必從之從之是韓魏反爲秦用秦又使人間四國
曰韓魏近吾肘腋吾攻之汝國於吾爲兄弟吾親之
則四國不恤他日之受師而幸今日之無事亦必許
之許之是四國共爲秦用又使人間楚曰汝國能絕
齊吾與汝和親且獻地又使人間齊曰汝國能絕趙
吾伐趙地以益汝間趙則以齊地間燕則恐以驅趙
伐燕之勢四國必信之信之是四國各爲秦用故秦
所以蠶食諸侯由近及遠而六國無異自撤藩籬漸
毀堂奧也然則爲當時之計若何六國之地非小弱
也楚三千里齊千餘里趙燕魏各千里韓九百里古
人地方百里亦可以王况九百里以上哉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能治國家誰敢侮之余觀六國之君無有
脩內治者也賦歛厚刑罰繁不溺於佞幸則耽於土
木不昏於女寵則蔽於權臣不騁於遊觀則淫於歌

舞無事則偷安以爲樂有兵則割地以求和甚則自相仇讐自相攻伐無有卧薪嘗膽睦鄰脩好者秦是以得伺其間而快所求然齊威王用四臣以照千里而鄰不加兵誅阿封卽墨而齊國務盡其情燕昭王弔死問孤禮賢重士卒能雪先王之耻下齊七十餘城非當時事乎由二君觀之若六國之君各脩其德各保其民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輕徭薄賦政簡刑清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暇則與民講武令其習紀律諳步伐則民之從君如子弟之事父兄下之附上若手臂之扞頭目而有不戰戰必克矣又能講信善鄰結盟通使不以人之敗自成不以人之危自利則雖韓魏亦可以支秦况遠如燕趙大如齊楚哉如是則秦雖強其奈六國何此之謂內治脩而外侮消也蓋以詐遇詐則巧者勝以力遇力則強者勝若以詐力遇仁義則巧者無所施其謀而強者無所施其勇六國於秦卽不能摧之亦足拒之矣孟氏曾以此勸齊魏之君俱目爲迂闊而反以其國寄於縱橫之口則燕趙韓楚可知蓋一時風氣使然哉而秦之滅六國亦六國之自滅也真愚也

國亦六國之自歎也真愚也

限燕趙諱致可味蓋一却風流對然對則亦之流

六國然秦自不指對之亦只身之矣蓋力會以出

代也二善傾也皆無源誠其悲而歸者無而誠其更

蓋以特懸指傾也亦誠其力更以與者無以特

傾秦雖能其奈六國何出之能內合而外亦誠其

雖韓勝亦何以支秦誠其力更以與者無以特

誠其盟而亦不以入之誠其力更以與者無以特

信陵君論

戰國時魏公子信陵君無忌禮賢下士奉夷門監者

侯羸如神明秦遣王齕攻趙旦夕且拔魏安釐王畏

秦甚止晉鄙軍壁鄴勿進無忌欲赴鬪慮兵少用侯

生計竊虎符襲殺鄙將其軍往救大破秦軍趙賴以

存聽客說有功于人不可不忌遂謙抑辭趙封懼兄

見罪數年羈旅後秦以蒙驁攻魏魏數敗使人請無

忌毛公薛公諫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以有魏魏急

而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宗廟何面目立於

天下遂色變趣駕還魏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

以師會無忌帥五國師敗秦軍追至函谷而還向使
魏君不聽秦人之間委以國事無忌一日不死魏一
日不亾也備哉信陵敬士受言存隣保國功成而不
居權謀變詐之世乃有奇傑如此人非特出風塵之
表乎同時有平原君勝孟嘗君文皆公子春申君黃
歇爲楚相並食客稱四君然勝僅能薦趙奢以重趙
用毛遂以親楚二事耳文僅能聽公孫戍卻楚象牀
聽馮驩焚券市義及帥韓魏伐秦聲頗壯自蘇代之
說入臨函谷不進僅得三城而罷爲義不竟良可惜
也皆非信陵匹黃歇雖以計出楚太子完於秦得相
後爲李園所愚收其妹既有娠聽妾邪謀進於楚王
王立爲后生子立爲太子以黃易芊與以呂易羸何
異卒之身被園戮家亦滅則天刑之也此不足以望
勝文而以視信陵何異魚目之於明月珠哉

芊音救

魯仲連論

戰國之士皆傾危無足道獨有一魯仲連高節自持
田單攻狄往見仲連仲連曰不能下也單不然之已
而無功單懼復問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簣
立則杖錘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夜邑之秦西有淄
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厲
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乃下仲連料成
敗如觀火喻大帥若發蒙可謂不閑於將略乎燕將

拔齊聊城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極陳利害燕將見書泣尋自殺聊城亂單取之夫咫尺之書勝於數萬之師寧失一燕將而免數萬齊民於鋒鏑之下其智有足稱者秦伐趙魏遣辛垣衍說趙帝秦仲連聞而往說爲垣衍備言帝秦之害衍拜謝稱天下士不敢復言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夫當時橫士比六國於秦如以羊遇虎必無幸况趙危在旦夕而仲連爲齊士於趙非有葭莩之親堂廉之說也擔簦重繭捐不貲之軀直入圍城爲趙排難不減剝膚之急然者此人所難也其開示大義炳如日星嚴於斧鉞至關辯士之口而奪彊秦之氣於當世有兩乎齊欲爵之則逃於海上趙欲封之則曰不忍爲商賈之事其氣凌罩一世其識奴隸游談持危借箸直導窾卻解紛息釁如倒天河麾重幣等於塵埃逃爵邑埒於遺迹所謂鴻鵠橫絕矰繳莫之能加者也蘇秦張儀周最樓緩陳軫之徒反覆險詐以規富貴不顧人之國家一蒙世主豕交獸畜之恩遂驕人於白日狡獪其心何異狡狙污濁其心何異犬彘以視仲連直冰炭霄壤之不侔哉

漢高祖唐太宗論

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于卮酒而鬻肉蕪國之
社不難于請福秦隋之季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
之徒日夕摩牙而爭之民之糜爛極矣欲得明主而
依之不啻大旱之望雨若陳勝吳廣項籍田儵趙歇
魏豹之徒李密王世克劉武周竇建德薛舉蕭銑之
輩起兵狗地其才器皆齷齪非一天下之人以暴易
暴民望不屬惟漢高祖唐太宗廣攬英雄獨持寬大
士卒所過秋毫無犯得一城不以喜失一城不以悲
危而安亾而存不以挫志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

秦苛法聽張良之諫財物無愛婦女無幸還軍灞上
聽新城三老遮說暴羽大罪爲義帝發喪天下之民
惟恐沛公之不爲王識蕭何於刀筆起韓信於行陣
交張良於邂逅拔陳平於亾命不愛徹侯之賞以收
豪傑之心此王者規模也太宗微時見四海鼎沸陰
有安天下之志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密禁
破西河執佞臣高德儒數其罪而加誅自餘不戮一
人遠近大悅見房玄齡李靖一見如舊見尉遲敬德
引入卧内畧無猜疑故豪傑爭致死定洛陽懲隋之
侈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廢諸道場施爲氣

象大與凡主迥別故二君舉事士氣百倍麾城拔邑
下將降旗望風披靡罔有關志其光宅漢歷規恢唐
圖豈偶然哉但高祖不事詩書太宗假竊仁義故其
治不及三代之盛王若以其天資而加以稽古正學
之力則于義利公私之介判若黑白自身心意念之
微以及家國天下之大所存所發無不光明爲目爲
綱無不張舉漢唐之世可與三代比隆豈有雜霸雜
夷之習也哉有可爲之才而不知務學以盡其才故
其功業止此豈不可惜也哉

漢文帝論

漢文帝卻千里馬曰朕不受獻也除誹謗妖言法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欲作露臺直百金曰百金中人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日食詔羣臣言過失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匡不逮也止輦受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也南越王趙佗僭稱制則賜之書令偃強者皇恐稱臣不以兵脅也匈奴數入寇逐之出塞而已不窮追遠討以傷民也身衣弋綈帷帳無文飾后宮衣不曳地治霸陵皆瓦器因

其山不起墳，屢賜民田租，弛苑囿以利民。除祝官秘
祝，詔祠官祝釐，無有所祈，感緹縈上書而除黥，劓斷
趾之肉刑，以髡鉗笞代之，可謂恭儉之至矣。然亦時
有失，新垣平一方士之幻耳，聽其給而作渭陽五帝
廟，治汾陰廟，改十七年爲元年，使博士諸生議封禪，
貴平爲上大夫，則武帝之信封禪，求神僊，帝實開其
端也。後雖覺平詐，下吏誅之，然亦不免爲過舉。已以
夢寵鄧通，致其戲殿上，雖容丞相檄召困抑之，然孰
若防之未然之爲妙也。有告絳侯周勃反者，不核虛
實，輒下廷尉逮治，雖旋貸，然廉近地則堂卑，非所以
令衆庶見矣。鼂錯其天資，刻薄人也。帝不覺使爲家
令，輔太子，其輔導非矣。此亦帝盛德之累，與蓋其所
優者資稟，故每事寬厚，退讓有老子之意，而其所不
足者學問，故義理之未明，政體之未當，亦間有之。若
以其資稟而加之以學問，又得周召爲之師，保成王
不難爲也。考其在藩邸，輔之者僅宋昌、張武之徒耳。
後繼大統，輔之者僅周勃、陳平、灌嬰、張倉、申屠嘉之
徒耳。方之周召、何啻燕石之于美玉，是以能爲漢家
之冠，而未能如成周之隆，則輔相之有缺，而學問之
未深也。

漢武帝論

漢高祖不事詩書其末年亦以未及學問爲悔故惠
帝時除挾書律書稍出然尚私相傳習至武帝時崇
尚儒術置五經博士官及弟子五十人表章六籍罷
黜申韓蘇張之言俾學者統於一首發策得一代大
儒董仲舒爲之闡天人之微明教化之益議太學之
當興責郡守之貢士論言行則由乎微以致顯推道
原則出於天而不變雖不能用之亦知悅之矣士有
通一藝者輒補文學掌故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當
時有河間王德亦好儒以金帛購書書多與漢朝等

采古事獻雅樂故儒術漸興當秦火之後有此右文
盛舉不可謂無功於吾道也顧其心多欲不克身體
力行故醇如仲舒棄之爲江都膠西相顛如汲黯疎
之爲淮陽守而所任則公孫弘桑弘羊張湯衛青公
孫卿之徒致利峻法黷武求仙與經旨殊刺謬以致
民窮盜起致費收捕聽讒不察禍及子孫其志荒矣
猶幸晚而悔悟狂悖自責若無所容晏駕之日受遺
得人故幼冲踐祚而無他變雖其天資之高哉亦繇
平日嚮慕六經之言及垂老遭變思子築臺懊恨悲
酸良心發見然後知多欲之爲害也所謂碩果不食
剝而復也

漢宣帝明帝論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時施仇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命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賀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各博士宣帝好申子所用多文法吏雖時有寬恤之詔然大較名法家流也任中書宦官求益州金馬碧雞神皆過舉也去王道遠矣第其知尚經術雖曰章句之粗不猶賢於全不講論束六籍於高閣者乎漢明帝幸辟雍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凡諸侯王

及大臣功臣子弟悉令受經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至魯詣孔子宅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亦彬彬哉惜其信道不篤惑傳毅之言遣使之天竺取佛經四十二章緘之靈臺石室以佛象圖於清涼臺顯節陵西戎之教瀆亂中華始自永平間而揚其波啜其醪者至於今未息其於脩明先聖之業安在豈非識不足耶不能不爲明帝咎也

漢元帝安帝順帝論

漢元帝時以災異免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漢安帝時以災異寇賊免太尉徐防順帝時以災異免太尉厯參非禮也大臣爲國股肱若有失德則當斥之若無失德則當任之災異之來乃政事闕失所致君臣俱當儆懼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此先王之所以敬天也未聞止以罷大臣塞責也况元帝朝弘恭石顯與史高相表裏宦戚煽禍災異所緣而生也安帝朝如鄭衆之封侯鄧騭之拜車騎將軍幸衛尉馮石第留飲十日封乳母王

聖爲野王君宦戚嬖人保母用事災異所緣而生也
順帝朝宦者孫程等十九人並封侯虞詡案內侍張
防不報中官得以養子襲爵阿母宋娥封山陽君外
戚梁商拜大將軍宦者乳母椒親潰决隄防災異所
緣而生也種種秕政彰彰耳目痛加裁革譴告可消
不是之務而聽巧言飾說悉歸罪於大臣以愚耳目
欲以弭責不亦難乎在諸臣當以災異自責力求休
致在三君當以災異自咎并勵臣工賞罰無私寵幸
不暱則得事天之實而天意可回矣

楊雄王通論

楊雄不識性謬曰人之性善惡混是把氣當性不知
氣有雜揉性無雜揉也怪屈原文過相如乃投江以
死作反離騷弔之明已志與原異也雄爲郎與王莽
並迄莽爲安漢公雄作法言之卒章不勝諂附莽篡
漢雄臣之作劇秦美新文頌功德惟恐後其於名教
不掃地哉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何其盭也不審桓
譚何所見而稱其書爲絕倫也京師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其雄之定案乎王通生於隋代
著太平十二策不待聘而上之銜玉求售無媒自嫁

豈難進之禮乎不用始以教授爲業不復應辟終雖
得矣孰若始之養重之爲高乎續詩擬詩惡計其爲
曹劉沈謝之作也續書擬書惡計其爲高文武宣之
制也正禮樂以擬儀禮樂記惡計其爲叔孫通公孫
述曹褒荀勗之訂也元經擬春秋惡識南北朝正統
之未有所屬也中說擬論語豈知欲速之心想像之
見不可以發聖道之精蘊也夫自孔子沒而述作之
業亾學士欲游意藝林以其平生所考究者抽毫伸
紙以抒其所獨見或爲漢儒之專門註疏亦無不可
而必欲傲然以作者自居侈然以在茲自命毋乃太
不自量乎其何逃於吳楚僭王之誅也山雞自以爲
威鳳脩蛇自以爲應龍雄之謂也崑崙自以爲泰山
惡沱自以爲滄海通之謂也

孫權論

孫權半世精神用之於爭荊州僅能沮敗漢昭烈君
臣事業耳若用詭計襲南郡害雲長何德於曹而爲
曹操解樊城之圍至許都不果徙而權亦因此失輔
車之依乏犄角之助致操拊掌笑曰爾爲螭蚌之持
我坐收漁人功焉甚失筭也荊州既定自謂跨有江
東累葉可保稱臣曹氏略無赧容回視赤壁決戰之
雄心何前虎而後鼠哉蓋其畏曹也在合肥之役交
鋒輒北幾於不免而其憾劉也在益州之兼長江上
流爲劉所據是以不顧遠憂惟規近利不知此時曹

關中集 卷一
氏之土宇已十據其六七矣與劉同仇劉攻其西權
攻其東曹操雖強東西牽制終必遷都河北以避其
銳此爲漢亦自爲也許不出此而背舊盟剪同好快
心一時養患他日固暗於匡漢亦拙於爲已矣天奪
其衷貽謀甚失太子和旣立矣寵潘夫人而以少子
亮易之更國本如奕棊未幾亮被孫綝廢且自殞矣
子休嗣位僅能自守無何而薨孫皓凶淫晉師一薄
面縛恐後孫討逆拓地之勲不七十年而淪沒吳楚
封疆爲他姓有悲夫則向之與劉搆難不遺餘力而
甘爲阿瞞臣妾者祇以自感而已果何益哉

曹操論

曹操一生變詐初起事得陳宮鮑信爲之謀主入據
兖州擊黃巾降賊黨有其資矣是時天子蒙塵寄居
東都棘籬中百官依墻壁立毛玠荀彧首勸迎天子
以令諸侯之策董昭又說以移駕幸許圖非常功自
是漢獻寄命於權臣之手出入起居皆受其制矣荀
攸佐操取下邳定冀州密謀秘計人不及知棗祗又
爲操擘畫募民屯田許下得穀多所在置田官軍食
充足故得以遂其篡奪之圖自是與羣雄決勝每以
奇兵掩襲殺呂布走袁術破袁紹誅袁譚兄弟敗烏

桓摧馬超韓遂天下輿地十有六七猶不饜志戕伏
后弒二皇子通天之罪董卓同科所不能併吞者蜀
吳耳其志未嘗須臾忘也屢攻不克留與後人自進
爵爲王僭天子車服警蹕曰使天命在吾吾爲周文
王蓋以曹丕必能混一而望世世南面稱帝也乃傳
未五十年而爲司馬懿父子所篡曹氏宗廟不血食
一生機智使盡精力用盡惡名歸盡止落得爲他姓
忙耳且日與懿周旋不能察其心術寇賊在側虎狼
在旁不知斥逐尚倚爲心膂假以權力則焉有不被
其搏噬者哉自夸多智於此獨愚能籠絡一世之梟
雄而不覺爲懿所籠絡殆有鬼神攝其魂焉不然何
憤憤至是操賊漢懿亦賊曹出爾反爾有遲速而無
僭差天道也

管寧論

漢末北海管寧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地見金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獻帝時中原擾亂寧避地遼東語不及世事專誦詩書習俎豆時有同避地者邴原好爲清議寧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祇招禍也居遼二十七年上下安之魏曹丕篡漢徵爲大中大夫不拜復徵爲光祿大夫不應終魏之世無所就竟以泉石老焉嗟乎管幼安以道自娛臨財不苟知出處之義識語默之宜遭亂世而投遐被徵書而不起庶幾乎潛龍之德其視

華歆委身曹瞞賊害伏后者何啻薰與蕕鵠與鴟哉歆無論已一時名士如荀彧爲操畫策而不免飲藥死孔融有志靖難而反以倨傲誅皆不能見幾而作故皆死於操手也仲長統荀悅楊脩非以文學稱乎其應操辟恐後矣中原豪傑其不受操之牢籠者幾何哉惟幼安砥柱狂瀾振衣千仞不可得而屈不可得而害非時士所可望昔西漢之末北海逢萌知王莽必篡漢預圖嘉遁將家屬浮海客遼東故免網羅之加其與幼安時不同而地同志同可稱雙傑

辛憲英論

辛憲英女流也然識見卓越有丈夫風父辛毗以曹丕得立爲王太子抱其頸而喜語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後魏果爲司馬昭父子所篡曹爽與司馬懿同受曹主叡托孤者也爽被懿收將誅其叅軍辛敞憲英弟也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敞俱敞謀於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答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

曰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而後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蜀也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志也會請其子羊琇爲叅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後會克蜀果有異志憚鄧艾不敢發欲去之搆艾不軌艾遂被檻車徵而衆軍洶洶格殺會琇竟全歸以琇常諫會詔拜關內侯夫料懿揣會一一若觀火此其識已不凡矣若其勸弟之守義戒子之仁恕皆正大之論前乎此者有二母焉范母憫子滂曰子與李柱同死死亦何恨嚴母責子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憲英之訓可與范嚴二母之訓並垂汗青焉至以丕喜立而卜魏之將亾此從人事反常卜國運不永也雖縉紳之負才名者未易知閨閣之媛乃有特識如是當時析圭擔爵之輩寧無厚顏乎

王祥山濤論

司馬炎廢魏主璜而自立魏之大臣若何曾荀顛裴秀輩拱手事賊行若犬彘此係庸流無足論已王祥事繼母孝隱居日久不應徵辟後爲徐州別駕治有異等之效山濤典選清慎其甄拔人物各爲題目奏之稱山公啓事亦當時之名公卿也乃不能抗節又不能引退覲顏而立篡逆之朝恬不爲媿何哉先時炎伯師廢其主芳范文燦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餘年炎父昭與賈充成濟搆逆賊其主髦召尚書僕射陳泰會議泰不至子弟偪之乃入見昭

關中集 卷一 論
悲慟昭亦泣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
可以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有進於
此者不知其次言雖不行亦足以寒亂賊之膽而存
君臣之義尚書王經死之節與列宿爭光禕與濤反
於三者無一焉可異哉及易姓時朝臣無一人效死
者獨有一司馬孚拜辭舊主歔歔不自勝臨終遺令
題其墓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之墓雖不能死其
惓惓故君悲愴感懣勝於禕濤也多矣

題陳壽魏收論

陳壽故蜀臣也又仕晉撰蜀吳魏三國志於魏人物
如丁儀丁廙魏之有名者以覓米千斛於儀子不遂
不爲立傳於蜀人物如諸葛亮者三國第一流也壽
父故馬謖參軍謖以違節制被亮誅壽父亦坐髡諸
葛瞻又輕壽壽爲此故爲亮傳言亮將略非長人議
其謬魏收在北齊神武朝脩魏史得陽休之力爲其
父固作傳固本以墨敗官飾之曰公事免爾朱榮於
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曲掩其
惡僕射楊愔高德正勢傾一時收並爲其家作傳其

他去取無章褒貶失實者不少投牒抗辨物議沸騰
人病其穢夫史闕疑傳信彰往詔來是非一朝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權甚重其心當公不虛
美不掩惡其文直其事核方爲實錄乃愛憎任情抑
揚逞臆其爲舛戾何可勝言豈不犯神明之大忌乎
壽與收真史之蠹也若知道者以載筆爲懼而二子
胡不然也且壽學於譙周周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
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宐深慎之壽果以遭父喪使婢
丸藥廢於蜀後又坐不以母歸葬貶於晉其人如此
惡知道耶惡能操三國之公案耶收於溫子昇爲後
進以忌相訾收病篤以怒殺二妾及病瘳復悲之作
懷離賦其人如此惡知道耶惡能執魏史之定衡耶
甚矣董狐南史之筆之不多見也善乎劉知幾曰史
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又曰史如馬遷
猶不免退處士進奸雄史如班固猶不免抑忠臣飾
主闕信史學之難也知幾之言可作史氏座右之鑑

王衍張華論

晉王衍詞甚清辨有重名羊祜山濤知其必誤天下
當懷帝時內外多難衍爲司徒不思匡正徒祖浮虛
之論遂釀放曠之風又爲弟澄從弟敦各營一窟而
已爲尚書令河南尹自營一窟倚司馬越以爲外護
則口老莊而心狡兔者也澄督荊州敦鎮青州而已
居中自以爲無患矣無何隨司馬越拒石勒兵敗就
執窮蹙無聊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反激勒怒爲所
害張華博物洽聞扣吳郡石鼓識豐城寶劍明銅盤
與洛鍾相諧而鳴對武帝問漢建章宮千門百戶應

卷一
論
答如流畫地成圖又能贊平吳之師人推之韋忠獨
曰張茂先華而不實不應其辟惠帝駭賈后橫華以
賈謐之薦拜侍中與朝政后幽太后殺太子罪在不
赦華無一言正之不久司馬倫求爲尚書令不得遂
率孫秀勒兵誅后并戮華夫衍與華一以清談動衆
一以博綜擅長皆一時知名士也而皆以戀位慕祿
死於寇亂之手甚惑焉衍嘗言少無宦情而其實宦
情甚濃華業知天下將亂旣不能運謀以銷亂又不
能辭位以避亂豈智有所不足耶欲蔽之也若以名
取人則失之兩人矣

何晏裴頠論

何晏喜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
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
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等尚之一時居官者率
以浮誕爲高曠廢職業裴頠矯之以有謂言無者悖
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
所不至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濟有者皆有虛無
奚益此二論雖各持一見然皆未聞道也善言道者
莫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卽
器而道存豈離道以爲器耶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

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夫天地之間四時行百物生
皆易簡之爲而謂道終淪于幻可乎又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以爲一也而殊塗百慮以爲萬也而同歸一致其
萬其一皆天然自有之則無所用其思慮彼執無以
非有則蕩而不經執有以非無則物而不化於道兩
無當也故曰皆未聞道且晏祖老莊則當脫屣勢位
矣乃晏不然求管輅一卦問可至三公否何躁也曹
爽驕橫遠之猶恐相累而反與之暱至被連坐之誅
何暗也顧談世務則當崇尚名節矣乃顧不然以賈
后親屬得拜尚書僕射進不以正何鄙也賈后凶逆
旣不能諍又不能退而坐受趙王倫之戮何昏也要
之二子皆勢利之徒其言無言有皆是皮毛之論口
吻之談晏之病在浮而不切顧之病在淺而不精故
識旣不足以匡國而明又不足以保身爲世大戮徒
兢枝辭何足齒也

晉人論

嘗怪晉人多以醉夢中度日阮藉劉伶畢卓王戎阮咸阮脩謝鯤王尼阮宣阮放胡毋輔之却鑿阮孚蔡謨劉綏孔羣羊曼之徒皆蹈之濶略職業軼越名教杯酌醪醕留連不休至有欲營糟丘而老者甚可駭也豈真此中有深意耶若謂時方艱危恐禍之及醜醜酩酊假此以澆醜醜避人事則隱鱗戢羽僻處深山可也褰裳而逝如張翰之爲納履而逃如庾袞之爲誰則禁之何必惟酒之縱酒極則亂樂極則悲卜夜古人所規濡首大易所戒何不思耶曹參以清淨

關中集 卷一
爲治遵何約束無所變更賓客不解其意欲有言者
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晉諸公之嗜酒祖述虛無
爭慕放誕敗德敗儀廢政廢事不可與參倫也如劉
弘陶侃精勤職事不逐時尚則其識見優於諸人多
矣

寧神論

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爲寂然若無聲堂皇若無
令亭落若無民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
犬不夜吠鳥不夜鳴百姓欣然戴之以爲君師是脩
何德哉曰其神寧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身爲萬乘
之主而以耳目口體之故苦一國之民厭一人之所
欲而馳騁弋獵土木珍奇靡曼禱祀之尚竭天下弗
能供麗譙之間不勝鶴列焉鎡壇之宮不勝徒騎焉
斯亦得已之事也而故恣睢之恣睢而虞臣民之有
議則督責加焉於是乎忠良結舌黔首重足上之虐

政旣成下之離心莫禁歷觀季世如周厲漢桓靈唐德宗宋徽宗之變未有不以失道敗也其弊在輕天下之民無足爲難藐然有草菅生民之意故佞幸日進諛言以蔽其聰而重其罰而深慮知化之士欲發藥石懼觸忌禁賢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則天下之禍成矣人主猶曰吾有億丈之城不測之谿以爲固人何能爲彼鼠竊狗偷之盜何足爲宗社發難而不能知吾所恃以禦賊者反驅之爲賊用吾有民吾不能收而賊反收之舟中敵國徂詐作敵豈虛語哉螭蟻蜂蠆猶能作惡况四海之衆乎人視之如累卵之危彼自視如金甌之固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及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也故明君絕妄念遏邪萌以澹泊宅心以寬仁蒞衆民於是乎浴澤深而被德廣其於君也若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朝大海誰敢稱亂天下不泰山而四維之哉總之吾神無累則天下無事天下大器也惟有之而不與者天下歸焉

治體論

古之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塞聰
關門籲俊慎憲省成主職要而臣職詳罔敢兼而罔
敢知是以衆正悉爲之用庶績日見其凝易曰知臨
大君之宜吉言不自用而用人乃知之事大君之宜
吉也後世君道不明下侵臣職秦始皇衡石程書隋
文帝衛士傳餐魏主獻幸小臣廉昭昭憑寵摘發羣
臣細過以取媚大臣心懷忌諱坐觀得失欲按行尚
書事得陳矯之諫而止齊明帝躬親細務網目亦密
鍾嶸顧嵩以爲言反謂斷朕機務不聽皆未睹夫君

關中集 卷二 三
道之大也。王者法天。天不言而四時之職。五行之吏。節宣其氣。故品彙亨而歲功成。王者亦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師保疑丞。日以道德之訓。詔燬而防漸。大夫規誨。士傳言。工誦諫。史書警。詩庶人。詢商旅。于市。百工獻藝。無大無小。無非補察之人。屏去觀逸。游畋聲色。貨利土木。方技之好。而一意與公卿大夫士。講求理道。日出祖識。地德日中。宣序民事。日夕糾虔。天刑雖嚮。晦宴息而賢妃猶以鷄鳴相儆。此所謂居敬而行簡。不下席而天下治之道也。若不能懋德而求賢用人。而納諫。惟恃一人之聰明。欲窮六合之變。

態神不勝役。形不勝勞。將翹然見奇。而不知大綱之暗失。思驟焉速化。而不知元氣之日消。其弊去庸憤者能幾何哉。獨不見造父之御馬乎。正啣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君之御民亦然。德者啣勒也。百官者轡也。政教者策也。御四馬者在于執六轡。御萬民者不在正心。以正百官乎。不正心。以正百官。而察察焉。取百官之事。親之。是上與下同業。無益。祇令四馬不調耳。雖造父其能以致遠哉。鼂錯乃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何無稽之甚也。善乎吳步隲之言曰。人君

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四岳九官
十二牧則不下廟堂而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此識
體之論也秦皇隋文魏叡蕭鸞不能知之故其執掌
也所得僅絲粟而其代庖也所損則丘山正書所謂
元首叢脞股肱惰百工墮者也

儲養論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成王曰思夫人自亂於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蚤預教與選左右噫至哉言乎昔
成王之爲太子出則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
闕天散宜生南宮括相與夾輔之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日以詩書禮樂之教涵養其善心而消磨其逸
志問安視膳之儀不間於朝夕入學齒胄之度不弛
於國人天命之難謀民心之難保鬼神之難享其故
無不一一爲王剖之睹無逸幽風召誥卷阿諸篇卽

踐祚後不忘劇切則在潛邸又可知已王是以得於
啓沃之素而幼志盡去令德克全周家統緒之長自
此培焉若止處宮禁婦寺與親媾褻之餘醉飽之會
導以逸欲何所不至脩已治人之道俛然不知開國
承家之圖懵然莫曉他日臨朝豈能克去已私脩先
王之政爲有德之宗乎若漢文帝以鼂錯傳景帝所
教者法術唐德宗以王伾王叔文侍順宗所習者技
藝故一則召變吳楚一則威福旁移幼冲失教習染
難滌其所繇來非朝夕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
在泥不染而黑教太子豈尋常事而可忽畧乎士民
之家爲嗣子慮者自其能食能言莫不有教於其親
師取友莫不有擇而况天子之元子他日所付以宗
廟社稷之重者乎簡宮寮慎教導令惜陰之學無曠
而主鬯之器克端少海波澄前星耀朗乃貽謀之第
一義也故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殷高宗
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太子之教自古而已然也

觀無邦本論

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大槩
 國之初造其君習閭閻之艱苦身經百戰始有區夏
 又朝夕與賢士大夫講論歷代興亾之故惴惴然恐
 失民心促天祿故其經賦量出以制入其經費量入
 以制出一錢尺帛不敢多取妄費可已之役不興難
 得之貨不貴事舉其中歛從其薄民自正供之外秋
 毫無擾墨吏之刑有犯無貸與民休息兼以教化民
 安得不歸此其所以興也迨於末葉其君生長深宮
 不習民事不講聖學禁掖有婦寺之蠱惑外廷有諛

佞之逢迎侈心一萌常賦不給額外之征無名之索
在所必至有司憚於督責密網繩民民室如洗不得
不賣妻子鬻田宅以逃鞭朴脂膏已竭腹削猶繁災
傷頻仍誅求不厭民計無復之不爲道殣則爲盜賊
蓋梃而走險急何能擇耶法防之不可官禁之不可
一旦風塵有警戎馬生郊環視人情掉臂不顧孰爲
君捍禦哉欲不土崩瓦解得乎此其所以亾也興亾
之分無他爲民與不爲民而已矣故明主念念敬德
以保民而良臣念念勸君敬德以保民欲延萬世之
曆無踰此者

恤民力論

爲政者不可盡民之力古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故民得以深耕易耨仰事俯育而歸君如流水春秋
用民力必書蓋有深意後世秦皇竭天下之力以築
長城起臨洮擊遼水延袤萬里繕驪山阿房役徒刑
七十餘萬人死者相枕又令蒙恬將兵三十萬北卻
胡令尉屠睢將樓船士十萬南攻越閭右不足役及
閭左丁男死戰鬪丁女疲轉輸陳涉因天下之忿奮
臂一呼豪傑嚮應未幾楚漢兵起子嬰啣璧輿襯秦
皇身死未寒而咸陽已焦土子孫無噍類矣漢武日

殘民於兵革希心狼望之北衛霍之徒相繼出師直抵狼居胥瀚海焉支祁連之境出樓船卒擊南越南夷盡有南海珠厓八閩牂牁之地東擊朝鮮析爲玄菟樂浪等郡西伐車師大宛列亭障聯斥埃繕通天臺飛廉館栢梁臺承露盤建章宮昆明池泰山首山所在營作遂致四海蕭條羣盜蠡起阻山掠邑幾危社稷幸有輪臺之悔與民休息轉危爲安亦承文景之後德澤未竭故免爲亾秦之續耳昔東野稷以馬見定公使之鉤百而反顏回曰馬必敗果然公問其故對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知御馬則知御民矣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至敗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三王之所以使民也

宋李法祖論

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求無愆詩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蓋創業之君當草昧之會櫛風沐雨旰食宵衣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於天命人心思之甚深講之甚透閱之甚多慮之甚遠一言一動不敢苟且以兆釁端無論禹湯文武之聖其典則之貽可爲百世法程子孫由之世世無弊卽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其一代法制雖不能如三代之純乎天理咸正罔缺然亦有深心焉使其後世之君夙興夜寐日就月將敬守家法毋亂舊章則亦可長

無事矣。惟其溺於逸欲，惑於諂諛，以祖宗所傳之位，爲可娛樂，以祖宗所垂之法，不便已私恣意，徇情敗度，敗禮。由是正士日疎，邪人日狎。苦言日逆，甘言日親。良法美意，紛更殆盡。紀綱德澤，掃蕩無餘。欲不傾覆，胡可得也。故賢君必與臣共守祖制，而賢臣必導君以守祖制。書曰：率乃祖攸行。又曰：毋作聰明亂舊章。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欲爲久安長治計者，於此宜三復也。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之。宋李沆曰：朝廷纖悉備具，或徇中外所陳利害，其傷多矣。所謂庸人擾之也。故曹參守高帝蕭何之法，則治；王安石變祖宗之法，則亂。章惇、蔡京、踵王安石之弊，則大亂。嗚呼！嗣曆之主，生長宮闈，未諳世故，偏見之臣，好逞胸臆，不達典常，幾何不以祖法爲糟魄，而經議變哉！此禍亂所以相尋也。

畏災論

古者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無敢委於天數故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昔楚莊王見天無妖地不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亾余與是能求過者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徒三度是能弭災者也漢文帝遇日食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不逮光武遇日食詔百僚各陳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故漢家以柔道致太平二主同功漢明帝時天旱鍾離意曰北宮之作民失農時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罷之以應天
意帝行其言應時澍雨宋仁宗時京師久旱納王素
之言親禱於郊日甚熾埃塵翳空比駕還天大雨天
人之際其感應之神捷於桴鼓如此春秋聖人經世
之書也備書災異以著咎徵所在其君當悟其君不
悟則國必亾爲旨微矣自王安石妄指春秋爲朝報
欺神宗曰天變不足畏噫一言喪宋所係非小故富
弼草奏千言以闢之而劉安世大書於冊以著其流
禍無窮令後之君臣未以爲戒夫災異之見天之所
以儆人君也明君覩之而懼懼則無敢縱欲畏天之
威焉得無福暗君覩之而忽忽則漫不改過重天之
怒焉得無禍故堯於洪水直曰儆予湯於大旱惟有
罪已非過爲憂惶道當然也若矯誣上天恣行胸臆
而小人又以導諛之言蠱之君臣上下泄泄沓沓日
爲毀常亂紀之事則病入骨髓藥不能爲而秦越人
望之走矣故正月繁霜十月日食當懼不懼淪胥以
亾詩人致嘆孔子存之於經以戒萬世亦春秋書災
異意也而世不察也自古亂亾之朝災異疊見然不
知省改故旣遂成使其省改則何亂亾之有哉

無逸論

無逸一書周公所以訓成王也歷叙古之人君享國脩短係於心之無逸與逸其書乃萬世人主龜鑑唐明皇初宋璟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號稱小康開元末因無逸圖壞以山水圖代之此後旣無座右箴規又被奸臣朦蔽天寶之際逸欲旋萌遂召祿山之亂唐祚幾亾宋仁宗初邇英閣成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言置之左方以存箴儆故仁宗力行恭

儉爲宋令主在位日長蓋人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知民生之惟艱王業之不易而自其幼時所見無非奢侈靡麗之事所接無非宮人近侍之儔宮人近侍不諳政體間導之以聲色貨利珍巧狗馬土木方技則其言先入及其有識就學外廷每日之間親師傅講經史不過一二時耳餘皆在內又大寒大暑輟不出講則居外日少居內日多欲其陶鎔氣質涵養德性通達治體不亦難乎及爲天子堂陛尊嚴雖月有經筵三日之講非經筵日有日講然講官不過夙搆四書經史講義各一段每晨駕止叩頭

班定講官入講案前展本日所應講書先將白文披讀一過次將講義陳說一過便復班矣賜坐啜茶後爲盛事情意之間略不浹洽君有疑不必問臣有見不必陳君德如何善如何敗朝政如何得如何失天命所以予所以奪人心所以合所以離古今所以治所以亂上旣不行諮詢下亦無所啓發如此卽彌年浹歲得益能幾欲望養成聖德運量聖政非君具上智之資庸可冀乎然上智之資未易得也故私勝而無逸難也無逸難則享國之長難也以無逸之篇書之便殿朝夕寓目凜如嚴師卽有怠荒之萌一見便

知傲懼不敢自寧與古明王為戒於席之四端及盥盤戶牖之銘意合其禪益君德當非小也

賢之資無可莫平然上賢之資未足與也姑休觀而
來處得益論幾於聖養如聖驗量聖如非其具上
刑以厲上刑不許器而丁亦無以容其收也鳴鳳平
命刑以于刑以事入以刑以合刑以轉古今刑以成
不必刺言新收何善收何如薄也收何其收何夫天
為惡事計意不問刑不問刑不問刑不問刑不問刑
罰一嚴火部歸其刑則一嚴則其矣既坐聖茶必
班次歸官人歸案前其本行刑則歸書式深曰文郊

任賢論

四海之大非一人所能周知萬幾之煩非一心所能
獨運慮有當否而世之安危係焉是以明君必訪名
儒求宿學以為師友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日討古今
善敗而訓之凡渙一號行一政商摧再四不厭詳慎
務與古之治者同道不與古之亂者同事庶天可親
民可懷而神可享然名儒宿學其所抱負不凡必不
肯依違承望以為尸位素餐之計其所議論甚正必
為奸邪佞幸獻媚竊權者之所不容既不依違承望
或有時與君意拂既為奸佞不容必百計詆毀去之

關中集 卷二
而後快而君或以從違爲同異以同異爲好惡及親
奸佞而疎名儒宿學則名儒宿學無繇售其忠謨有
超然引去而已故任賢勿貳益所以贊舜自一話一
言我則未爲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所以告成
王不可不察也第君子愛君愛君不忍君之有過不
難苦口諍之故難合小人利已利已惟恐君之不用
不難先事逢之故易投自非明君克去已私一以保
宗社安生民爲念其於萬物章章以害心者一無所
役則邪正之間眩瞶而不能辨鮮不以順我者爲正
逆我者爲邪矣而何以收任賢圖治之效也哉

持盈論

晉厲公鄢陵之役伐鄭也楚救之范文子不欲戰曰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樂書不
聽卒敗楚師晉武帝時王濬杜預等請伐吳山濤引
范文子之言曰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筭乎武帝不聽
卒滅吳國夫文子濤疑懦矣迂矣然楚敗後不二年
而公多外嬖聽其譖一日而尸三卻公尋遇害則鄢
陵之功驕之也吳滅後不再世而賈后播惡諸王相
戕五胡亂華晉社爲屋則江南之功驕之也故易曰
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老子曰爲而不

恃曰保此道者不欲盈文子與濤之慮寧無一時可
喜之功不忍犯他日難醫之症其於福禍相倚賀吊
相隨之幾思之甚熟乃世主疎之以爲不足與謀事
而不知其言乃驗於後非所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者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
人來告襄子憂焉曰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
下亾其及我哉君子予之謂能持盈人之言曰憂者
所以爲昌喜者所以爲亾又曰非成功難保之難諒
哉

關佛論

佛之爲教背棄君親滅絕人類决不可從二帝三王
之時無此教而天下大治自有此教而夷每亂華天
地之間陽與陰而已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衰中國
陽也夷狄陰也中國而崇西夷之教是陰長陽消也
欲夷之無亂華得乎彼之駕異說蠱人心者不過曰
悟其宗者是爲無漏之因求離鬼趣直步蓮臺不悟
其宗者是爲有漏之因長墮苦海難證菩提而已不
知天道福善禍淫若人一生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
一事不可與人言則身心安穩子孫席其餘慶所謂

福田莫大乎是若爲欺天罔人之事則惡業深重子孫受其餘殃所謂禍根莫大乎是故聖人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定論也何必出家而後爲善何必施僧而後爲善善惟心造心在於立已立人達已達人殺一無辜不取一非有卽善也出家而棄其親爲僧而背其君作世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游民而謬曰吾佩無生之印生極樂之國以愚人亦舛乎今其說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無分別故其弊至於男婦雜沓風化陵夷非其破綻罅漏處乎聖人之德曰足以有別聖人之教曰附遠厚別未嘗無別也惟別所以善其同也豈如佛氏指乎佛之教初止汜濫於西域不謂東漢以後乃浸淫於中夏也可勝慨哉若遇二帝三王立加竄逐豈容之哉乃縉紳學士間爲所惑妄謂佛爲上一截事豈以其說真空說平等說入定出定爲微妙耶不知世間道理有太極則有兩儀有兩儀則有萬象空而非空也聖人之學孝親睦族篤近舉遠仁民愛物由親及疎由貴及賤自有天然之序非無等也吾儒之所謂定主於道心佛氏之所謂定主於無念旣無念則幾於槁木矣而彼又曰空而不無卽

成妙有是空其空又曰用而不有卽是真空是空其
空空於吾儒易簡理得之道似而非也則彼認性差
也豈以其度衆生盡爲大願耶然釋迦在日已不能
度衆生盡僅以其所云正法眼藏傳之摩訶迦葉一
人而已循佛之法其不能度衆生盡也明甚曷若遵
吾儒性善之教以先覺覺後覺躋一世於大猷哉豈
以佛真不死耶今釋迦何在住世不百年已滅度矣
豈以佛幻身雖滅法身未滅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之神在帝左右與日月相昭回吾能師先聖之道
則吾之神亦長在也何必事彼怪誕無稽之佛以求
其所謂不壞者乎則世之佞佛者其惑亦可解矣或
又引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
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然則孔子何以
取之噫此非孔子之言也好事者爲之耳後世謬托
聖賢之言以行其異說者不少也豈止一孔叢子哉

聖賢之言以於其典錄... 其洵謂不...

關佛論二

佛之道非常道也西方屬金其人好殺天生佛以化之慈悲喜捨其大意也普度衆生謂之慈悲四大假合謂之喜捨以慾爲苦海以心爲淨土以不起不滅心而無心爲真如其懼人以輪迴聳人以解脫爲凡愚設也救火以水止沸抽薪佛之意如是而已然在中國則不可爲教也夫道非常道則不可行行之必有弊佛離父母棄妻室乏胤嗣雖云不生不死而已陷於無後之戒卽令光天之下人人成佛是少陽少陰不用事而天地之生意息也將焉用之况佛亦受

氣成形之人也。形氣有盡，佛焉能不盡？所不與形氣俱盡者，則一點定慧之心在耳。然聖人之教，誠意正心，脩己治人，其道內足以淑身，而外足以經世。中和致則天地位，萬物育，性命徹，則鬼神質，天地建，理本易簡，萬世無弊。脩之者吉，悖之者凶。又何事杳冥茫幻可驚可怪之佛教乎？矧佛教有流弊，雖佛亦不能保其無者。佛本爲了生死耳，不淫不殺不盜不妄，不飲酒食肉，其戒律嚴也。乃其徒則不能耐而竊其名號以作惡，假稱三寶，謬倡無遮虛說法，雨慈雲浪言，誦經懺罪種種名目，盡屬譎張。總之眩瞽人心，決裂名教。愚夫愚婦奔走若狂，梵宇叢林僧尼混濁，有能淨業自持心如水月者，求之沙門中可得一二於千萬乎？至於祝髮袈裟華同戎習，又弊之小者矣。是佛之教無纖毫之益而有無窮之弊，不惟不能善世而反以敗俗，則在中國斷斷乎不可行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聖人憂世衛道之心，雖中國未有佛教已隱然設防於論議之間也。

以觀中國不有於然也則然始於外簡簡之間也
 敵故善也且然則亦吾非為之決聖人易世而
 又以規谷俱張中國備備乎不有於也日也其具
 以備備備之益而於其無備之樂不亦不謂善也而
 海乎至外所獲獲多事同其皆又樂之小者矣其
 新業自於心以水且其水之門中百其一二於千
 亦於學夫愚誠亦去去其字兼林會以武區首道

兵論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周公告
 成王曰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周自克
 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釁鼓然兵藏於農比閭族
 黨州鄉之衆卽伍兩卒旅師軍之士三時力田一時
 講武名曰六軍統於司馬平居則訓練有事則征討
 神氣所係顧不重與周宣王當積衰之後赫然中興
 因田獵選車徒復成周蒐狩之禮於東西二都軍實
 整紀律嚴故能北逐獫狁南平蠻荆詩人作車攻吉
 日之章美其君子大成洪範八政之疇八曰師孔子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然哉兵猶火不戢自焚
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戒其不可窮兵黷
武以殘民生事耳豈謂其可廢哉晉武帝平吳之後
詔罷州郡兵雖有山濤之諫不聽及惠帝後孽妻煽
虐八王相殘狄寇乘虛而起所在沸羨劉淵寇太原
石勒寇鉅鹿劉曜寇長安姚弋仲寇榆眉苻氏氏寇
臨渭慕容廆寇鮮卑李雄寇成都陳敏寇江東而王
如等各擁衆鈔掠當其初起可以撲滅而州郡無備
不能擒勦中原遂至丘墟唐穆宗承憲宗之後河南
北略定蕭俛段文昌爲相狃於眉睫之安闇於衣袂

之戒侈談無事競議銷兵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
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自是軍士落籍者嘯聚爲盜及
幽州朱克融成德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亾卒皆集勢
益驚發諸道兵討之兵少皆臨時召募之衆未經簡
練所向無功河朔竟不能取由此言之兵非聖人之
所諱也蓋扃鑰不可弛於戶檠閉不可弛於弓銜檠
不可弛於馬而防禦亦何可弛于國乎故易之萃曰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易之師曰地中
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聖人之訓所以慎綢繆之
防杜窺伺之念者深矣豈庸君俗學之所知哉

儒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
億者汰之騎步各營將帥選騎軍步軍親軍將帥選
親軍其驍勇之尤者充選鋒稍優其餉由是士卒精
彊所向克捷夫當軍政廢弛之後而世宗斷然行之
不動聲色轉弱爲彊則制御之方得也今之京營諸
軍號十餘萬皆分隸在京各衛之軍也然祖軍少而
頂軍多銳士少而市人多就中能受甲者十不得三
焉始未嘗不振飭而後稍陵夷也言及簡閱恐生事
端曰毋動爲大耳設有倉猝之變何以禦之居重馭
輕思患豫防其意謂何乃坐視羸怯哉簡閱之法不

可不實行也第輦轂之下掣肘爲艱脆弱之餘改絃
非易整齊而寬大振肅而簡便行之有幾運之無迹
則在文武二大臣之同心而主持尤在 廟堂焉其
簡選也察年貌身材之壯查籍貫居趾之確試武藝
之工較膂力之健旗甲報隊長報哨長報把總報
把摠把摠報遊叅遊叅報副將副將報大將而面覈不
虛而後以其的姓名准頂祖軍某姓名焉登尺籍便
查點也給腰牌防私換也若祖軍原籍有精壯可勾
則自當清勾補伍無容他人頂矣所隸該衛軍由可
按也其補缺補老弱缺非補精壯缺也精壯隨營不

作缺也營還營額摠還摠額哨還哨額隊還隊額甲
還甲額伍還伍額騎兵還騎兵摠額步兵還步兵摠
額也其操練也革買間禁役占杜虛冒精教演主帥
以常期合操務令副將叅將遊擊佐擊把摠隊甲之
意如身使臂臂使指之制從諸將以餘日分練務令
弓弩刀楯矛鋌長戟神鎗火礮之藝悉一當十十當
百之材武疾故逃亾者季終蒐補挽強超乘者優以
選鋒選鋒另爲一枝其餉稍優常餉法曰兵不銛利
與無兵同馬不騰槽與無馬同故弓矢必勁銳鎧甲
必堅完火器火藥必精乾刀鎗鉤稍必鍛礪旗幟張

弊馬毋食糟夫是數者皆所以祛夙蠹也夙蠹祛而
後可教演也法曰卒不服習百不當一蓋器常習則
器與手相得器不習則器與手相戾言技藝也况金
鼓之節進退之度開闔之法擊刺之方尤非不習可
閑若平時不能操弓矢以破的放鎗礮以擊的臨陣
又安能責其潰圍盪寇乎平時上操則隊伍錯亂散
操則喧譁無紀點聞則攙越不倫臨陣又安望其明
金鼓遵步伐乎其不失利者幾希則此京操不兒戲
而此京軍不贅疣乎何事而糜農夫之脂膏耗漕卒
之汗血也况 國家聲靈赫濯豈容此輩頽懦虧損

也故號令貴嚴明也紀律貴齊一也賞罰貴信必也
皆治軍之要也然又有要焉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又曰將不知兵君不擇將以國予敵夫責將
以振作營務而以功勳之胄漫乏廉能勇略者爲之
此輩習紈袴而厭膏粱語以韜鈴不知何物目未辨
旌旗之色耳未聆金鼓之音身未經鋒鏑之交足未
履沙場之地何以調度行間整頓部曲甚者不識一
丁但聽積識與家僮撥置耳需索賣放之不免而營
務債矣故副叅遊佐坐營等官當於邊塞有功將領
或調或陞授以相應負缺教練三年卓有成績更推

邊將相應負缺如其不效白簡隨後則彼自盡心職
業不敢浮沉以倖邊轉矣如此而京軍可練也京軍
旣練立更戍法每歲春秋兩防量調練卒十二分之
一統以本營將官分撥薊昌之古北口喜峯口黃花
鎮等隘宣府之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隘與彼中將
士一體防禦不許閉門坐守偃蹇驕肆犯有常刑行
糧按月關給還日抵京住支將官廩米亦然輪班戍
邊周而復始一以習勞苦一以經戰陣一以識虜情
庶迎敵不至心目眩皇手足軟顛法莫善焉內可以
壯神京護陵寢外可以折虜萌遏寇警益莫大焉

關中集 卷二 十八
可簡閱而不簡閱當急而緩及駭而圖之豈有濟乎
故膠柱鼓瑟漏舟不塞非所望於今日也

備邊論

秦築長城備胡治亭障塹山湮谷延袤可萬里罷天下
力人目之爲築怨築愁然非始於秦也當燕趙秦
時已有此役也秦因其阻而大脩之起夫多用法峻
是以愁怨生焉然非止於秦也元魏拓跋氏非以胡
人蒞中國乎乃魏孝文時中書監高閭奏築長城以
禦狄有五利僕射源懷在宣武時患柔然內侵又以
爲請竟築九城於北邊夫以胡備胡不廢秦舊則長
城亦所以限華夷猶之聚落中防賊之籬蔽也第萬
里土墻雨雪坍塌脩葺爲勞間有風吹沙聚高過垣

墉既撥復聚不可勝撥者又有邊內之水流入塞外
塞外之水流入邊內其地為河不能設障者又有土
疏難築縱築若搏沙累碁不盈一時敗者則長城亦
不足恃沿邊之守自遼左漁陽上谷雲中太原延綏
寧夏固原甘肅約萬里為重鎮九每鎮照所轄邊地
距五六十里為屯屯築堡堡戍精兵六百統以裨將
合七八屯約四百里適中為營營築城城戍精兵三
千統以偏將就鎮適中之處為鎮築一大城宿以重
兵以備調度應援大將統之自偏裨以下悉諮稟焉
其各屯要害處則厚其兵稍緩者量減之大將偏裨

皆擇謀勇無私不愧干城者任之塞寅緣杜僥倖則
將斯得人矣無事則密間諜繕亭隧明烽堠簡卒乘
礪器械儲芻糗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互用設伏張
疑邀歸擊情每鎮各推才望撫臣監其軍量地遠近
設兵備或二三員或四五員佐之以廉將領而核軍
實嚴號令而公賞罰而陝西四鎮設總制一太原雲
中上谷設總制一遼左漁陽保定設總制一各選文
武兼資大臣膺之以伸彈壓之威以成率然之勢虎
竹徵發部以內慮無不奔走一切軍機悉聽便宜行
事不中制此備胡策也其大要在雖安不可忘戰而

關中集 卷二
款市之處尤易弛備更當切桑土之慮嚴夷夏之防
胡人不得潛住於內地漢人不得潛通於胡地則虜
雖欲闌入不得鄉導不敢內窺卽窺而下令收保使
彼入無大獲虜必沮卽欲深入又虞我兵之絕其後
或擣其巢亦不敢屢近塞矣制禦之法似無踰此若
款市之不足恃與長城等也蓋以盟誓要虜以金帛
啖虜曰勿動爲幸耳然今歲例定明歲講增增者爲
例又復索增不敢明增亦或暗增徒糜府庫之財難
填犬羊之壑將率之精神不專用之以決勝而分用
之以脩盟盟果可堅乎士卒之糧餉不盡用之以飽
士而分用之以參虜虜果可馴乎挑釁不可翫寇尤
不可寢燧驛兵更勤耀武釋戈解甲無忘援枹俾匈
奴畏漢兵若風雷而邊庭隱在山之虎豹則惟師貞
丈人賴哉慎毋以弟子參之而取輿尸之凶則善矣

市之處尤易弛備更當切桑土之慮嚴其具之
胡人不得潛往於內地漢人不得潛通於胡地
雖往關邊不得恣意私聚不敢內窺自窺而
下令收保俾彼人無大獲虜必沮歸欲深入又
虞我兵之絕其後或擄其巢亦不敢屢近塞矣
制禦之法似無踰此若款市之不足恃與長城
等也蓋以盟誓要虜以金帛使人聽若勤毋
以策于參之而頭與只之凶俱善矣
效異戴兵苦風雷而數與劉岳山之凱修阻
卦相貞不可窺滋霸兵更謹獸左擊丈輜甲
無忌對琳駟因士而公用之以參真實果
可聽平淋豐不可潛逐大

